

萨特， 穿越1960



〔法〕米歇尔-安托瓦纳·布尼耶 米歇尔·孔达 著 顾嘉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萨特， 穿越1960



〔法〕米歇尔-安托瓦纳·布尼耶 米歇尔·孔达 著 顾嘉琛 译

改编自电影剧本《萨特，激情的年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3414

版权声明: *Sartre, Roman*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 穿越 1960/(法)布尼耶,(法)孔达著;顾嘉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9

(悦读时光·人文探索)

ISBN 978-7-301-14159-5

I. 萨… II. ①布… ②孔… ③顾… III. ①萨特, J. P. (1905~1980) - 生平事迹 ②波伏瓦, S. (1908~1986) - 生平事迹 IV. B565.53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2909 号

书 名: 萨特, 穿越 1960

著作责任者: [法]米歇尔·安托瓦纳·布尼耶 米歇尔·孔达著 顾嘉琛 译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159-5/B·07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180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一 “你们去打一场龌龊的战争”	3
二 “卡斯道,你是个可怕的亲切女人”	35
三 与学生的情人	71
四 革命的暴力,你要无可奈何地接受	99
五 “他不拥有古巴,他就是古巴”	123
六 大难不死	161
七 莫斯科只有她	199
八 戴上桂冠,作品死亡	225
后 记	236
何谓萨特追随者	米歇尔-安托瓦纳·布尼耶 / 241
何谓瑞士的萨特追随者	米歇尔·孔达 253

当然,这一切并不那么重要:世界完全可以没有文学而生存。但是,世界更可以没有人而生存。

——让·保尔·萨特《何谓文学?》

倘若我们能使一些人或许多人承受自己的自由,不把自由作廉价交换,那么我们将是幸福之至,因为自由不只是他们的东西、他们的秘密、他们的乐趣、他们的拯救,自由关系着其他所有的人。

——M.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遭遇》

1958年春天,戴高乐刚上台。在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 9

面对欢呼的人群,他用一句响亮的“我是理解你们的”,来向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拥护者们致意。萨特奋笔疾书作反击;凯旋门爆发了一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们的示威游行;萨特继续写文章,嘴里嚼着 Corydrane^①,点了一支白布瓦亚烟,左派的游行队伍声势浩大,从巴士底广场向共和广场前进,队伍中有孟戴斯·法朗士^②、密特朗^③、多列士^④、杜克洛^⑤,人们高呼着“反对戴高乐!”“我们将永远捍卫共和国!”“伞兵突击队滚回工厂去!”积极分子张贴着赞成和反对全民公决的大标语;萨特念着他的文章:“在威胁下投票是卑劣的。既然无法避免这种以不正当手段操纵的全民投票,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回答:‘不’。”在共和广场,戴高乐将军号召法国人民投票“支持”;人群里唱起了《马赛曲》。两位最有名望的法国人对峙着。

① 一种苯丙胺类药。

② Mendès France (1907—1982):激进社会党议员。

③ 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曾任社会党总书记,法国前总统。

④ Maurice Thorez (1900—1964):曾任法共总书记。

⑤ Jacques Duclos (1896—1975):法共领导人之一。

Sartre, Roman

“你们去打 一场齷齪的战争”



萨特参加左派反对戴高乐政府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左派认为法国政府要给阿尔及利亚的和平是“坟墓的和平”，萨特更愤怒地宣称：从前法兰西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今天，成了神经官能症的名字。



图1 1968年11月1日,巴黎举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游行,萨特发表演讲,庆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成立八周年。

圣·日耳曼草地,波拿巴特广场和街的拐角处

巴黎天气宜人。波拿巴特咖啡馆的露天座上,一些年轻人或是无忧无虑或是神情凝重,翻阅着报纸,谈论着政局。《法兰西晚报》、《战斗报》、《震旦报》、《解放报》、《世界报》、《人道报》,紧紧围绕着戴高乐重返政坛、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即将来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全民公决。 10

咖啡馆旁,一位身穿略有点袒胸的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姑娘招来了人们注视的目光。她身上有某种娜塔丽·伍德^①和安娜·玛丽娅·皮朗吉利^②的味道,就是那种不管什么男人都会一见钟情的女人。她正在浏览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不时地朝波拿巴特街那边溜一眼,像是在等什么。

一位大学生起身向她致意:

“请原谅,小姐,巴黎市政府供我每日3杯威士忌,要我找出圣·日耳曼草地最美的姑娘。正是您!”

年轻姑娘爽朗地笑起来,笑声中并无嘲弄之意。 11

一溜汽车缓缓地驶过,喇叭响起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5个音符,“ti-ti-ti ta-ta”! 男女青年脑袋伸出窗口,一边喊道:“戴高乐万岁!”一边挥着三色旗和克尔特十字架。

① N. Wood (1938—1981): 美国电影演员。

② A. M. Pierangeli (1932—1971): 美国电影演员。

露天咖啡座上, 十来个年轻人高呼道:

“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 打倒戴高乐!”

“法西斯行不通!”

车辆突然刹住, 车上的人下来直扑反戴派。反戴派用椅子作武器自卫。店主、服务员还有两名维持交通的警察拼命把双方分隔开。呼喊声此起彼伏, 交杂在一起:

“法西斯!” “民族解放阵线^①的同党!” “阿尔及利亚要和平!”

“反对! 反对! 反对!” “支持戴高乐!” “戴高乐滚进博物馆去!”

12 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子呼喊道: “阿尔及利亚要和平!” 也许为讨好这位女子, 那个献殷勤的大学生参加到了争斗之中去, 打闹不久就停止了, 广场上拳脚让位给了辱骂。汽车又纷纷离去。大学生朝那年轻姑娘走来。

此时, 一位年轻人来了, 手上拿着一个陈旧的公事包。他有十八九岁的模样, 喜气洋洋, 一头漂亮的黑发剪得短短的, 穿着一件深色的鸡爪状花样的呢上衣, 戴着一条廉价领带。那争斗的现场让他深感惊讶, 他径直朝那姑娘走去, 把她抱在怀里, 看到她同另一个男的在一起有点意外。

年轻姑娘向那位眼泡肿起的献殷勤的人说:

“行了吧?”

① F. L. N.: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 成立于 1954 年。

“我想死了算了^①，既然您不要我了”，那位大学生夸张地说。
“您怎么称呼？”

“卡拉”。

“卡拉，我不会忘记您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名字^②。”

拿公文包的年轻人挽着卡拉的腰，走开了。桌上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中响起了戴高乐将军的声音，号召人们投票赞成全民公决。

卡拉温情地拥抱着他的男友。

“弗雷德利克，你的萨特如何？”

“这人绝对是出众的！”

她笑了笑。

拉丁区街道

13

卡拉驾驶着一辆小菲亚特，动作敏捷。弗雷德利克抚摸着她的大腿。他搂着她。他们车后，有一辆车按喇叭。卡拉高兴地笑起来。

小菲亚特在索邦大学门前停下来。弗雷德利克走出车，探身向敞开的车窗又一次拥抱了卡拉。

“我要错过雷蒙·阿隆^③的课了”，他说，“再见卡拉！”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Voglio morire”。

② 原文是意大利文：“mai io no lo dimenticheranno”。

③ R. Aron (1905—1983)：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他又一次拥抱了卡拉,然后快步走进古老的索邦大学的门厅,公文包夹在手臂下,穿过几乎空无一人的院子,从维克多·雨果的塑像慈仁的目光下走过。

在索邦大学

弗雷德利克从漏斗状的阶梯教室的上面走进去:座位不够用,一些学生坐在台阶上记笔记,还有人站着听课。课已开始了。

14 有几个学生脸带疑问的表情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弗雷德利克。他费了不少劲来到长条凳一端他朋友为他占的位置,这时,他瞥见一双好奇的眼睛在问:怎么样了?一位姑娘边记笔记,一边低声在唤他:

“你确实见到他了?”

弗雷德利克微笑一下,用拇指示意“是的”。他的朋友们沿着坐得满满的课堂椅子在转告着这消息。只听到人们低声耳语:“他见到他了!”逐渐,阶梯教室的上方响起嗡嗡嘈杂声,教室下方,响彻着一位头顶秃发,神情极其聪明的小个子教授的低沉而优美的嗓音。此人便是雷蒙·阿隆:

“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的革命神话”他提高嗓门说,“不言而喻地肯定着进步的观点。革命值得如此多的赞誉吗?这正是我们要思考的。咱们先来看一看,那些思考着革命的人,一般来说,并不是搞革命的人,而搞革命的人却很少能经历到革命的结局,若不说被流放或被监禁!革命谋杀革命者如同扼杀自由一般……”

情绪兴奋的弗雷德里克不时地同他的友人们耳语几句。 15

雷蒙·阿隆看到有人耳语有点恼火，他停顿下来，说：

“弗雷德里克·布歇先生，如果您喜欢评论我的看法，我给您让位。”

阶梯教室里一阵哄笑。

“请原谅，先生”，弗雷德里克有点茫然。

索邦大学的院子

过了一会儿，下课了，弗雷德里克走在阿隆身边。有几个学生注视这场面。

“您见着萨特了？”阿隆很有兴趣地问道。“他身体还好吗？”

“他真迷人，即使是他的缺陷……”

“千真万确。那时候，我们 20 岁，有他和尼藏^①，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讨论问题……萨特每天都提出一个新理论，我就设法把它驳得体无完肤。”

“您成功了吗？”

“一点不错，是的。可是，他依然继续创新……朋友们告诉我说他身体欠佳……” 16

“他看来是过度劳累，精神极度紧张。”

“他正在干什么？”

① P. Nizan (1905—1940): 法国作家。

“他竭尽全力反对戴高乐主义……”

阿隆显出一副疲惫的模样。

“……阿尔及利亚的酷刑……”

阿隆赞成地点点头。

“……他写完了一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

“我所担心最糟糕的事”,阿隆亲切地说。“我从报上看到他还在写一部新剧本……《阿尔托纳的隐居者》^①。”

“是的。他同我谈起过这剧本……他又问起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年轻人!”阿隆嘟囔着。“年轻人离他那新马克思主义太远太远了……”

接着他又温情地说:

“不用说,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提到了。”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阿隆?除了蠢之外,他都占齐了!’”

阿隆笑了笑,接着变得严肃起来:

“很久以前,有一天晚上,在 1947 年我们闹翻前不久,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反共分子是狗。因此,雷蒙·阿隆是条狗。’”

“先生,我觉得这更难以理解”,弗雷德利克说话的口气颇为尴尬。

^① *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发表于 1960 年。

“要是您再见到他，代我向他问候。提醒他‘彼得·潘’^①。”

“对不起，不太明白。”

“在高师时，他曾写过一首诗，‘我是一个不愿长大的小男孩’。我还留着这诗呢。”

弗雷德利克似困惑不解。雷蒙·阿隆嘴角带着笑容，走开了。

弗雷德利克的友人们手上夹着烟，向他走来，问个究竟。

萨特的寓所

波拿巴特街42号。从办公室可望见圣·日耳曼草地。这间房相当宽敞，书橱上的书并不多，桌上堆满了书和从文件夹露出的资料。在两扇窗之间的墙上，挂着一幅费尔南·莱热^②小尺寸的油画。双重玻璃门上挂着带有齿形花边饰的纱窗帘，隐约显露着女性的气息。萨特不停地抽着白布瓦亚烟，这是一种很粗的烟卷，他不时地还递给弗雷德利克一根，然后又俯身用打火机点烟。

18

“您的那张报叫什么名字？”

“《起义者》！”

“如茹勒·瓦莱斯^③一样？”萨特说。“哦，哦！”

弗雷德利克递给他一份报纸说：

“这还只是一份新闻提要：是油印出来的。”

① Peter Pan：苏格兰剧作家巴利（Barrie）的剧中不会长大成人的主角。

② 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

③ Jules Vallès（1832—1885）：记者、作家，《民众呐喊报》创始人，巴黎公社成员。

“德国占领时期,我们也这样做的。那时,我们更加简陋,我们的抵抗组织名叫:社会主义与自由。”

两人都笑了起来。

“而且我们曾设法把作家们联合起来。马尔罗还想撵走我。好吧。说一说您的问题吧!”

弗雷德里克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本,然后大胆地问道,口气却缺少自信:

“我想问一下……先生……”

“不要称‘先生’”,萨特打断了他。“我本人,只是称呼咖啡馆的跑堂和出租车司机才这么叫。”

“那该怎么说呢?”

“萨特。”

弗雷德里克又记起笔记,说:

“那么……萨特,我想问一下关于戴高乐及法西斯,您会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19 “注意!戴高乐并不是法西斯。反之,那些把他扶上台的政治势力是法西斯:因此,我们正处在一种前法西斯主义的境况中,因此,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反对他,反对他的宪法,反对他的第五共和国!”

时间过得快。弗雷德里克快速记着笔记,一页页翻着本子。圣·日耳曼草地教堂的钟声响起。萨特以他金属般的嗓音继续说: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无法超越的哲学水平线,可是马克

思主义缺少自由的概念，而存在主义，您可以说，所维系的正是这种观念。噢，这会给您一种关于我正在思考的东西更为清晰的概念……”

他从桌上拿了两页他写的东西递给弗雷德里克。

“您可以留着，我不需要了。”

弗雷德里克对这友善之举惊讶不已，十分高兴。

“当真给我？”

萨特点头。

“萨特，对那些被取消缓期募征的大学生们说什么？他们已被 20
征去阿尔及利亚了。”

“告诉他们被征去打一场卑劣齷齪的战争。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是革命的斗争，我们应当与其团结一致……因此，他们不能拿起枪去枪杀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是为真正的革命而斗争。你们这一代人正处在一种完全矛盾的境地。拒绝参战会使你们政治化……记住了，当你们 50 岁时，这也不会证明你们无过错！”

西蒙娜·德·波伏瓦从门口探出头来。萨特即刻站起。弗雷德里克正在兴头上，问：

“您是否会赞扬不服从呢？”

“1 点半了”，萨特说，“我们该停下了……来第 6 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吧，我们可继续这场谈话。”

弗雷德里克收拾着他的东西，一边偷偷地瞧着西蒙娜·德·波伏瓦。她很美，她的包头巾，她那冷峻的表情，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她显出像位穿平跟鞋的贵妇人的模样。